



阿米望著相框裡穿著婚紗的自己和阿興相依偎的甜蜜模樣，忍不住興奮地叫起來。攝影/賴秀珍

愛的足跡

進入二〇一〇年，愛滋病依然是讓人聞之喪膽的世紀絕症。對愛滋病友，一般人依舊抱有成見，認為愛滋病是「濫交」、「同性戀」的下場，他們不會有真愛，也不會有感情。愛情在他們的字典裡，是罪惡和骯髒的詮釋。

但是在愛滋病友的心中，也有對愛情的渴望、對婚姻的憧憬、對理想的要求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有一位命運乖舛的愛滋病患，在慈濟人的陪伴下與真愛共同對抗愛滋，見證人間有愛，這分愛，也扶持他們勇敢的走下去……

——馬來西亞愛滋病友的故事

文/陳金香

「我是最醜陋的奴隸，曾經以為被他救出來，我們會有一個幸福的家，我甚至等待要當一個好媽媽，可是，這一切，原來只是我的夢想……」阿米的真情告白，道盡了愛滋病友對愛情的渴望、對婚姻的憧憬……

童年受創 自我放逐多流離

「我十四歲時，在印尼老家被叔叔強姦，那是我最痛苦的一天；可是，家人都不支持我，他們甚至為了面子，要我不可說出這件醜事……」二〇〇九年六月，當慈濟志工張素萍拎著食物給來自印尼的馬來婦女阿米享用時，骨瘦如柴的阿米一時感觸，拉著素萍的手，說起自己的故事。

「從小，我的人生總是圍繞在痛苦與罪惡之間。當我懂得什麼是處女的時候，就開始對自己失去信心。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？為什麼？我的人生有太多的波折。不知應該從何說起。我猶如枯萎的花，還未綻放就已經凋謝。為什麼那麼快？」阿米喃喃地訴說深藏在心中的痛苦。對二十八歲的阿米來說，這是她第一次在別人面前提起往事，儘管那是不可回首的一幕，但聽她娓娓道來，神情語氣卻是坦然自在的。但一句句、一聲聲聽在志工的耳裡，無比心酸。

兩年多前，慈濟志工素萍接到提報，一行人走進阿米的家時，看見她與丈夫阿興二個人相依為命，以為這只是一個需要關懷的愛滋病家庭。沒想到，在病痛背後卻有著不平凡的愛情故事。

當年，阿米在家鄉承受不了痛苦與壓力，終於選擇離開印尼，千里迢迢來到大馬。當時還未成年的她剛來就被騙子推進火坑，被逼接客。在苦不堪言的日子裡，她遇見了來尋樂的阿興。

不知為什麼，看見阿興，她猶如見到親人般，不但哭訴自己的不幸遭遇，並拜託阿興救她。沒想到，阿興果真花了一筆錢將她贖出來，並無條件地讓她回去印尼。可是，曾在家鄉發生的不幸遭遇的記憶讓阿米無法面對，她又來到大馬，並懷著報恩的心找到阿興，願以身相許。



志工素萍看見阿興夫婦身體孱弱，缺乏營養，每星期都會為他們準備營養湯。
攝影/陳慧瑩

絕症侵襲 懼病苦體真愛

二〇〇二年，阿興帶著阿米回到印尼老家，並在阿米父親面前舉行婚禮；那是一個最簡單的婚禮，沒有婚紗、沒有儀式、沒有親友、沒有定情信物，只有一紙婚書訂定終生。回到大馬，也只有到婚姻註冊所登記註冊。儘管如此，阿米卻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生活。誰知，幸福的日子只過了兩年，她和阿興被驗出罹患了世紀末的絕症——愛滋病。

「我曾經想過為什麼直到今天我還活著？害怕死亡但又不想活下去。為什麼我要活得如此的痛苦？什麼時候才能找到幸福？又有誰可以減輕我的負擔？」阿米想起自己一生坎坷，小時候家窮，過著沒有衣穿、沒有鞋穿的苦日子，還常被爸爸裝在麻布袋裡鞭打，她甚至為逃開父母吵鬧的家庭，赤腳走了幾小時的路去找婆婆。之後又發生被叔叔強暴的不幸，她帶著傷痕累累的心離開家鄉來到大馬，沒想到卻因此染上愛滋，她無法接受殘酷的命運，阿米崩潰了……她天天哭，甚至輕生好幾次，在醫院裡也鬧著要跳樓……

儘管不甘心，最終還得面對。從那時起，阿米和阿興開始了另一個人生。醫院變成了第二個家，藥物成了家中最多的「食物」。兩人曾經輪流進出醫院，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手術，當時，醫生宣佈他們只有三年的生命，但七年過去了，阿米和阿興依然活著。

經過一次次病痛的考驗，阿米反而在

病苦中體會到真愛。當她的身體漸漸衰弱，行動日益緩慢，甚至大小解失禁，是阿興一直陪伴、照顧她。「我的老公是我的爸爸、媽媽、哥哥、姐姐……什麼身分他都做得到。我本來不相信世上有這麼好的人，現在我相信，因為我遇到了。」

阿米不曾抱怨或追究是不是阿興將病傳染給她，她只知道，在她跌進火坑時，是阿興給了她自由；在她無依無靠時，阿興給了她一個家，還讓她過著有飯吃、有衣穿的日子。

最讓阿米感恩的是，阿興為了她，放棄自己的華裔身份和信仰，成為回教徒。她更感恩阿興曾寄錢去印尼，為她的家人重建破爛的屋子，同時多年來，阿興也曾負起她四個弟弟的教育費——這點點滴滴，化一份無以回報的恩情，常常讓阿米癡癡地想：「他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？這就是愛情嗎？」

這份愛，也許沒有明天，但漸漸樂觀的她有了不一樣的夢想。她告訴慈濟志工素萍，想拍結婚照、穿婚紗、希望阿興向她求婚、說聲「我愛你」。原來，雖然阿興照顧她無微不至，但從未親口說愛，也沒想過要給她一個浪漫的婚禮。阿米以為，這是她這輩子唯一的遺憾，也是一生都無法實現的夢。

妝點幸福新嫁娘

阿米雖然深受病痛折騰，連走路都有氣無力，可是，當她說起阿興時，眼神卻閃著愛情的光芒。這份異族的愛情深

深感動了素萍，並計畫為阿米圓夢。

二〇〇九年的聖誕節，素萍和其他志工帶著婚紗、頭花、化妝品以及拍結婚照的器材輕叩阿興的家門。看見素萍與慈濟志工們大包小包的拎進門，阿米和阿興顯得有點意外，他們以為今天只

是純粹拍拍照，沒想到志工卻以專業的精神和器材來為他們拍攝結婚照。

「這是我的婚紗嗎？好美啊！我想要這樣的婚紗很久很久了，真的能穿上它嗎？」阿米不斷撫摸著志工特地為她挑選的純白婚紗，好像在作夢一樣，瘦削的臉龐不時綻開笑容，一直喜不自禁的說著。志工梁倩宜是專拍結婚照的業餘攝影師，當天，她不但帶齊攝影器材，更帶來一套套的化妝品，要親自為阿興夫婦化妝。

濃淡適宜的新娘妝、戴上喜氣洋洋的花環、身穿白色婚紗，阿米的夢想終於實現。「新郎要先向新娘求婚哦！要拿花、跪下、要誠心誠意的……」在拍照之前，大眾起鬨要阿興先來個愛的誓言。原本情緒沒有太大起伏的阿興拗不過志工的請求，終於捧著鮮花，抱著阿



攝影師在克難的情況下，用「心」為阿興和阿米留下幸福的見證。攝影/何溫儀

米說：「我愛你！」

一束花、一句我愛你，握著素萍的手，阿米眼眶含淚、頻頻說：「我終於聽到了！認識阿興十二年，我終於等到這一天。」這些日子，阿米常常感到頭痛，可是，她卻強忍著痛，與穿上禮服的阿興拍了一張張甜甜蜜蜜、象徵海誓山盟的結婚照。「要幫我拍得美美噢！我要寄回去給媽媽看，要媽媽知道我在這裡過得很好、很幸福，我的丈夫很愛很愛我，不要媽媽擔心，我要媽媽放心。」原來，阿米不曾將自己和阿興的病告訴家人，雖然爸爸已經往生了，雖然當初發生不幸的醜事沒有得到家人的支持，但善良的阿米卻處處為家人著想。

對著鏡頭，阿米笑得燦爛，她不時緊握著素萍的手，親熱地連聲叫道：「姐

姐，您是我的姐姐，謝謝您為我們所做的一切。我愛您！」

素萍和其他志工環抱她，祝福她們的愛情天長地久，阿米驀然好奇地問志工：「您們真的不怕我們的病嗎？真的不介意嗎？」素萍用溫暖的雙手緊緊握住阿米來證明。

因為愛滋病，阿米常常自慚形穢，不敢接觸其他陌生人，也不敢到人多的地方。當初，志工來到她家，她也冷淡以對，甚至在一旁玩電腦，對志工不理不睬，以為志工只是來敷衍、憐憫他們。可是兩年來，志工的真誠對待慢慢融化了阿米冰冷的心。尤其有一次，阿興頭暈缺血，緊急住院的那段日子，志工輪流來陪伴阿米，並照料她的三餐。那段時日，阿米孤單無助時，志工常握著她的手告訴她，若感彷徨不妨多做禱告，祈求阿拉保佑。

真正的快樂 面對自我幫助他人

知道志工來自佛教團體，卻能尊重她的回教信仰，阿米深受感動。而素萍和志工更為她和阿興拍結婚照，這份情誼讓阿米的心無限溫暖，她說現在的她不但是最幸福的新娘，也是最快樂的女人，因為她有愛情，也有親情。

當她不斷感恩志工，志工卻告訴她，是遠在台灣的上人「派」他們來的，阿米當下悄悄問素萍：「上人會嫌棄我們嗎？我們有愛滋病啊，上人會介意我是印尼來的馬來人嗎？」

素萍告訴阿米上人的「普天三無」：「普天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普天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，普天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。」此番話讓阿米深感震撼，看著志工腕上戴著的念珠有上人的法照，她凝視良久、喃喃地說：「以前我以為所有人都是壞人，沒想到還有這麼多愛我的好人。到現在我才知道什麼叫做『幸福』。雖然我已經是末期的病人，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，因為阿興、慈濟；因為您們、上人，我到今天才知道真正的快樂。」

與阿興及志工拍了「全家福」後，阿米環顧圍繞在身旁的志工，有所羨慕的說：「如果我是在得病以前認識慈濟該多好，因為我真的也想做志工，去幫助、安慰人。」素萍連忙安慰她，能打開心門，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，可以啓發很多人，也等於在做好事啊！

阿米坦言，當她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後，整個人像是從禁錮裡解脫出來，這幾年來，一直覺得很「羞恥」的心也不再承載罪惡和痛苦。她說，當自責與恐懼消失時，身心都感到輕鬆自在。「我很高興可以公開我們的故事，去提醒和教育年輕人，痛苦會過去，不要放棄希望，終有一天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」

洋溢在幸福裡的她似乎忘記了病痛，也忘了曾對人性失去信心、曾自暴自棄、等待生命消失，現在，她仿佛充滿了希望和力量，想在生命未走到盡頭的這刻，為人間留下愛的足跡。🌱